

籌辦夷務始末

善鄰夷務始末卷之十六

咸豐七年丁巳六月癸丑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俄夷來
津一節○近日分派員弁出口哨探尚無該夷消息惟該夷
語言文字無人通曉擬請由理藩院揀派通曉語言文字
之人迅即赴津以備傳宣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請揀派通曉俄夷語言文字人員一摺
此次特派文謙錢忻和前往天津曾經諭知譚廷襄作為該員
等本係在天津並非特派前往原欲使俄夷知天津非其應到
之地無人入奏冀其廢然而返若據派通曉人員該夷必知其
由京派來轉覺難於措辭即文謙等與夷官接見亦不逞告以

天津非該夷所應到。令其折回庫倫。該夷如果前來。自必帶有通事。但就其所述之語。據理剖析。得其大意而止。不必多生枝節。此項人員。儘可無須。况理藩院通曉該夷言語文字之人。必與該國學生相識。若派令前往。難保無暗通消息之事。輾轉傳述。焉能知其誠偽。且恐啟清惑顛倒之弊。著醇廷裏。傳知文謀等。嚴密防範。應如何設法開導之處。隨時相機應對可也。

黑龍江將軍奕山。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俄夷往返形跡叵測。自應嚴加防範。前因黑龍江城巡防緊要。甲兵不敷。添派幼丁四百名。惟甲兵先放給一月錢糧。幼丁至善接濟。應請戶部將黑龍江省欠領各項銀兩。撥給一半。

以資支放。並由工部籌款。由

盛京指撥火藥十萬斤。以重邊防。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防務喫緊。請撥盛京火藥十萬斤等語。黑龍江地方。時有俄羅斯人船下駛。並於海蘭泡蓋房安礮。情形叵測。經奕山等添派兵丁。辦理巡防。惟火藥不敷應用。自應豫為籌撥。著承志將盛京現有火藥。即行搭配烘藥鉛丸。解交奕山收存備用。如不足十萬斤之數。著將現存火藥若干。先行盡數撥往。再由盛京製造。並著派委委員。剋日起解。毋稍遲誤。伊犁將軍札拉芬奏。前由俄夷咨稱。阿爾噶依圖全廠。有民人偷往。乞全等情。茲據委員報稱。各處探查。並未見

有它金民人。並詢附近之哈薩克。據稱俄夷曾傳令有兵隊前來。著我們豫備烏拉。當經回稱。我們並未歸順你國。無中國吩咐。不能豫備。隨後並無信息。並據伊犁委員稟稱。伊犁奇沁卡外。愛達爾庫木地方。有俄夷三十餘人。隨帶軍械。蒙卡包在彼居住。雖據委員等理論。該夷以聽候西畢爾吩咐為詞。現飭各委員外。示寬大。內嚴防範。俟該夷接到西畢爾文到日。行止若何。再為酌覈辦理。

殊批。知道了。

庚午。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據哨探之都司報稱。現有俄囉斯遠來一

品公帶通事二人。隨從七八十人。聲稱將伊文書代投理藩院等語。當即派委趙州知州陳鍾祥等。赴該夷船。諭以凡外夷交涉事件。設有辦事衙門。如有公文。應由薩納特衙門。行知庫倫。轉咨理藩院。此處不敢擅自接收。儻該夷別有所求。先行相機開導。

殊批覽奏已悉。

辛未。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據委員探報。俄夷船隻。於六月十八日抵津。內有通事常明安文公二名。據稱伊等來此。請將伊國公文。轉送理藩院。立候回音等語。據文謙等先赴該船。諭以

天朝體制各有專司。該國既有公文。應由該國薩納特衙門。行知庫倫辦事大臣。轉咨理藩院查辦。此間不敢擅接等語。

答覆。

殊批。知道了。

癸酉。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且隸布政使錢圻和奏。自俄囉斯船隻駛抵攔江沙外。經派出之都司訥勒和等。乘駕漁船。扮作客商。先赴夷船。該夷詢及進口河道情形。該員弁等。告以攔江沙係屬天險。至口門以內。河道淺窄。民情强悍。該夷乘駕火輪船。帶有划船數隻。停泊攔江沙外。據稱。有知照理藩院天津府公文各一

件。該委員告以不應在此投遞。復據該夷聲稱。原約定在恰克圖。因臨期爽約。論知天津距京甚近。是以順道來津。如不念和好。究竟何衙門何官不收之處。即於外封上寫明。立即回帆。詞色急切。並詢得通事常明安文公均在京十餘年。風土人情。無不熟悉。是以委員辯論。無非為探其來意。乃堅不吐露。若拒之過急。恐回帆後。竊慮更非易易。自應殫思竭慮。統籌全局。伏乞

皇上訓示。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烏勒洪額文謙錢圻和奏。派員接見俄使。據實密陳一摺。俄使到津。聲稱有知照理藩院公文。來津投遞。

並就近等候覆信。業經烏勒洪額等派員相機開導。而該夷堅
 欲投文。不肯說明來意。詭譎情形。已可概見。烏勒洪額等以不
 難於拒之使去。而難於去後。不再生枝節。所慮亦是。此次委員
 職分較卑。該夷恐未能深信。著派文謙親往夷船。諭以爾國公
 文。例由庫倫咨照理藩院辦理。天津並非應到之地。我等斷不
 敢率行接遞公文。自干冒昧之咎。惟念兩國素稱和好。爾等遠
 涉重洋。來此已經數日。未便拘泥成例。所有此次來文。如果我
 等接收後。爾等即行回帆。聽候理藩院行知薩納特衙門辦理。
 如此。尚可勉強代為呈遞。理藩院查察。若欲在天津守候回文。
 我等既不知其中何事。實不敢接收代遞。致開辯論之端。我等

實當不起。爾與中國和好多年。豈可因投文一事。有失和睦。如此曉諭。若該夷起碇回國。即將文書進呈。仍諭以此次代為投遞。已屬違例。若再至天津。斷不能照此通融辦理。儻該夷堅欲在津守候回信。即著文謙正詞拒絕。不許代為投遞。該夷雖中藏叵測。若能據理折辯。當不致遽啟釁端也。

七月庚辰。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直隸布政使錢坫和奏。此次接見該夷。自以議定收文。即令回帆。聽候理藩院。行知薩納特衙門辦理。為緊要關鍵。惟夷性詭譎。恐收文後。仍欲在天津候信。諭以查河大臣。俾大員。文謙。即帶同委員。乘潮出口。因風大浪猛。至西列

與之接見。詳細開導。據該酋聲稱。帶有該國知照理藩院文書。當諭以例由薩納特。行知庫倫。轉咨理藩院。此間從未接過外國公文。該夷又以愆期爽約。是以來津投遞。聽候回音為詞。當諭以此間地方官。斷不敢違例擅接。本大臣查河前來。念兩國和好。如果投文後。回帆聽候理藩院咨文。尚可接收。該夷又稱。前在恰克圖。故意推諉。實無詞以對國主。天津距京不遠。情願在此候信。且航海到此。事關緊要。如折回聽信。何必冒險遠來。又諭以和好多年。不值因投文傷和。姑為接收。不拘恰克圖。庫倫。黑龍江地方。酌定一處。總有覆文。該夷又稱。雍正年間條例。兩國大臣。

至邊界地面。疆吏豫備康給。前到恰克圖。未能款待。擬由
此進京商辦要件。當諭以先前條約。指邊疆而言。天津非
應到之地。應如何接待。理藩院並未辨道。不如相安無事。
該夷又稱。雍正乾隆等年。彼此俱有葉卷。又諭以天津民
情強悍。萬一地方官彈壓不及。轉傷和好。該夷又稱。譬如
中國使臣。該國人見言語服色不同。亦必盤阻觀看。此係
常情。不足為怪。反復辯論。該夷非得有理。藩院回文。不肯
回帆。時已亥正。相持難下。即故作怒容。申飭委員多事。起
身欲走。該夷多方攔阻。陳鍾祥等諭以我等代請查河大
臣來船。原係通融商辦。今固執一詞。我等知會地方官辦。

稟派人接收。總須十數日。該夷堅不應允。說之再三。定八
月內。差人接收。藉以暫時羈縻。即帶同委員從容下船。該
夷來津。必欲候信。且稱將來回文。無非仍推庫倫聽信。此
係編成假局。其狡猾性形。無論何人開導。斷難望其聽受。
烏勒洪額等。又奏。該夷通事。密向委員聲稱。喚夷深蓄異
志。與貴國不利。當今委員答以內地人心固結。如其北駛。
不難拒之使去。該夷又稱。喚夷向串長髮。比來不易抵禦。
所以密為通知。現投公文。必須趕緊定議方好。又論以從
前喚夷犯順。未嘗借助外國。若外國爭鬪。中國亦未便與
聞。詳加揣度。固未可信。其有無。該夷素與日本。味喇堅

等國戰密。竊恐託名喚夷。妄肆煽張。伊從中調停。為要求地步。至於進京一層。諒非本意。而在津守信。實係固執成見。牢不可破。該夷又乘坐划船進口。測量水勢。經天津道英毓等前往攔回。

諭軍機大臣等。烏勒洪額等奏。俄夷不聽開導。整欲在津候信各情形。覽奏均悉。文謙託名查河。並未專為夷務而來。既經勸之不從。自未便再與接見。該委員等既許其知會地方官。轉稟上司。即著錢忻和屆期前往。與之接見。告以接到委員稟報。知有投文之事。特來查看情由。今據委員等稟知。先有查河大臣接晤該國來使。知已在恰克圖投文。因回文遲誤。是以前來。因思

道路遙遠。文書遲誤幾日。亦屬事所常有。不得遂謂爽約。如未
理藩院奏准爾等直到天津。並准其進京。早該有文書飭令地
方官豫備接待事宜。現已日久。天津尚未奉到京中知照。恐來
使進京之事。理藩院未曾議准。如果未准。必早有公文移會貴
國薩納特衙門。恐收到稍遲。來使未曾知悉。亦未可知。現在錢
坻和係地方藩司。既經面晤。當即備文咨呈理藩院。請示遵行。
俟回文到日。再行奉報。至中國與外國交涉事件。地方官不奉
京中飭知。不敢輕易接手。茲因爾國與中國和好有年。聞有使
船在此。特來相見。並將不敢擅收文書實情告知。如能稍待幾
日。必有理藩院回文。可以照辦也。其餘相機開導。務與文謙所

言不觸不背。接見後將該夷登答言語密奏。一面告知該夷。已咨呈理藩院請示矣。俟奏到時如何回覆該夷之處。朕當命軍機大臣擬稿。作為理藩院頒行該藩司公文。令其曉諭該夷。屆時該所和邊辦可也。至沿海奸民接濟食物。前經諭令暗中嚴禁。夷船進口。測量水勢。尤屬可惡。著派弁兵人等。晝夜稽查。防範為要。

甲申。吉林將軍景濱奏。三姓為本省東北邊隅要區。現當俄夷占界。兼精通商。自應加意密防。該處額兵一千三百名。征調而外。僅剩不及四百名。各項差探。全賴餘丁幫充。暫由吉林烏拉選拔一百名。配齊軍械。揀派佐領等官管

帶馳抵三姓駐紮。並令副都統撥備官兵丁勇。隨同操練。所有官兵。每官一員。日支鹽糧錢四百文。每名兵役。日支鹽糧錢二百文。撥備官兵丁勇所需鹽糧。悉照吉林減半給發。擬由釐捐項下動撥。

硃批。依議。

戊子。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讓。直隸布政使錢圻和奏。突有俄夷駕駝板船進口。取出紙包一箇。擲在哨船而去。弁兵取閱。係屬公文。當即告知。少時即有官來再行面交等情。當即委員星夜前往探詢。據通事言。來此幾及兩旬。無人接收公文。又不加禮待。天氣奇熱。不

耐久候。故將送去。即欲起碇。委員等諭以約定八月為期。並本省藩司。不日即來。該夷始將文書收回。及至錢圻和登船。該夷普提雅廷。迎接禮節如前。據稱。前知照理藩院公文。約定恰克圖守候。兩月並無回文。是以航海到北。隨諭以向來公文。俱由庫倫轉行。路途遙遠。遲延數日。不為失信。天津本非爾國應到之地。如理藩院議准。該使臣由津進京。應早有文書。飭令地方官豫備。該夷又稱。從前中國使臣。經由我國往返。彼時我國如何恭敬。貴大人自必稔知。又諭以康熙年間。勒滅準噶爾時。士爾尼特假道爾國入京。中國遣使往報。曾聞爾國侵禮相待。今既非朝貢。

又未奉京中行知。豈可相提並論。該夷又言前約定八月
內地方官接收文書。連日風潮甚大。昨差人投文。又未接
收。原欲起行。既承大人遠來。自必代我投文。又諭以前既
行文理藩院。該院必有回文。遞至薩納特衙門。僅能稍待
數日。我當咨呈理藩院請示。何必重複投文。且遠例之舉
亦不敢擅收。該夷又言文內關涉中國事件。與前次不同。
如不代投。只可赴京呈遞。諭以攔江沙素稱大險。爾船斷
不能出入。該夷聲稱。大人既有船隻。我就隨同前往。有立
時隨同下船之勢。多方開導阻止。該夷又言。一驛夫能辦
之事。我遠涉重洋。投一文書而不可得。何以對國主。諭以

何不仍回庫倫等處聽信。據云原因彼處並無確音。天津距京甚近。並有他處約會應辦要件。必須前往。折回聽信。如承相信。我當兼程行走。即來聽信。實與中國有益。復諭以省城事件尚多。既欲重來聽信。更不便代遞。該夷又言既不令我他往。我與通事三人進口。暫為居住候信。今大船駛往他國辦事。大人儘可回省。如有回文。交差弁送來。又諭以僻陋村莊。豈是待使臣之地。該夷又稱若必不收公文。未敢相強。亦不在此聽信。改日前來。恐不似今日見面光景。該夷貌雖恭順。情實詭譎。若不收公文。勢必藉詞進口。轉難挽回。且據稱文內另有要事。究係何事。又不肯

明言。或將來文接閱。尚可勘破隱情。况伊往返尚需時日。應如何答覆。亦可從容籌辦。因將來文收受。以為暫時蕪靡之計。謹將該夷公文呈送軍機處。

烏勒洪額等又奏。俄夷遠涉重洋。來此已反兩旬。究欲何為。堅不吐實。惟先後會晤。詳加審察。句結情形。業已顯露。今又先赴他處。將來駛回。尚欲聽信。即或約會別國船隻。前來亦未必遽滋事端。現將該夷公文進呈。自可得有端倪。至所求之件。應否准駁。未敢擅便。正在繕摺聞。據天津鎮知會夷艇已於初六日起碇南行。

硃批。知道了。

烏勒洪額等又奏俄夷暫行回帆。雖未敢滋事。而駕馭頗屬不易。但該夷詭秘多端。有未便登諸奏牘者。該夷折回高雷時日。可否暫令文謀。趨詣

闕廷。面陳願本。跪求

聖訓。授以機宜。免致措施失當。

諭軍機大臣等。烏勒洪額等奏。接收俄夷文書。由軍機處遵呈。並又謀可否暫行回京。請旨進行各等語。據稱。俄酋於投遞公文後。暫行回帆。訂於本月二十日復駛回候信。此件文書。應俟譯出後。由理藩院備文。交錢忻和。轉付該酋。總在二十日以前。回又必可到津。不致誤期。既據烏勒洪額奏稱一切情形。擬請旨

今文謀進京面奏。請示機宜。自為慎重公務起見。文謀著即來京。遞摺請安。

又

諭前因俄囉斯聲稱。派員由天津赴京。投遞公文。當經密諭該地方官開導阻止。茲據直隸藩司錢忻和奏。是船駛抵天津。停泊海口。該夫不聽開導。堅欲投文。只得將文書接收。該夫即回俄。他往。約於本月二十日。仍回天津候信。該夫性情乖詐。既遠涉重洋。訂期甚近。未必前往他國。必在附近各海口寄碇。或住威海各海口遊歇。亦未可知。著慶祺。密飭沿海文武員弁。隨時哨探。如該夫船駛到海口。務須不動聲色。妥為防範。並嚴禁沿海

奸民與之交易。及接濟食物。該夫如乘坐小船進口。測量水勢。著密飭兵弁嚴行攔阻。毋稍疏虞。

人

諭前因俄羅斯欲派夷官由津赴京投遞公文。當經諭令該地方官設法開導阻止。茲據直隸藩司錢忻和奏。夷船駛抵天津海口後。堅欲投文。不聽開導。已將其文書接收。該夷現暫回帆。據稱本月二十日。仍須駛至天津候信。該夷說謊性成。既遠涉重洋。其所訂之期。不過十餘日。豈能遽行回國。度必在於附近各海口轉行進匿。或竟駛至山東。亦未可定。著崇恩密飭登州等各口水師將弁。並地方官。於該夷船駛到時。不動聲色。嚴密防

範並嚴禁沿海奸民與之交易及接濟食物如米該夷人進口
測量水勢深淺必須嚴行欄阻毋得稍有疏虞

俄囉斯咨文。

為咨

大清國理藩院事。五月初六日。接據庫倫大臣咨覆文稱。我
大清國與爾國相好多年。從無待派大臣商辦要事。我國惟知
遵守舊章。永遠和好等語。伏思此等言詞。實由貴院難於
主宰。庫倫大臣不知舊章之故。貴院諒不出此。向來商辦
要事。遣派大臣之處極多。易於稽壺。康熙年間。派過使臣
三名。雍正年間。派過使臣一名。乾隆年間。派過使臣一名。

嘉慶年間○派過使臣一名○均在季○所有使臣○均蒙
列聖優加看待○惟末起使臣至庫倫○偶因不合旋回○此兩國相好
有據可信○乾隆年間○征準噶爾時○

貴國派使臣二名○來至敝國○敝國君親加優待○何以此次所
派使臣○並不相待○亦不迎接○豈可謂遵守舊章○永遠和好
耶○兩國和好○首要不改定例○即為至善○惟兩國交界處所
從無另立章程○雍正五年○互定和約條約九條○內開兩國
因公派出大小使臣○到界時○稟明所為何事○係某項人在
交界處○雙住○以待迎接等語○敝國謹守此義○並未徑行奏

聞

大皇帝乃奉有

諭旨○兩國從無特派使臣商議要緊之事○是

貴國接閱敕國文書○既不知委職要事○即應未奉以前○詳細
詢問○不應駁回○至於要事○東北至海○西至伊犁等處○兩國
接壤極多○遺有未定界址○現在阻止在該處居住○恐起爭
端○即應履行商定界址○敕國以此事為要○並未委派交界
處所官員○特派親信大臣赴京○再者因

貴國內亂○以致我恰克圖買賣運年壅滯○敕國欲迅速代平
叛逆○

貴國藉於以及大學○可期至善○至於英夷欲犯廣州○敕國深

恐

貴國不能獨持己力。尅期成事。此外並無別事。仍遵守定例。伏乞貴院將兩國相好條約。交使臣遵行。並請奏聞。

大皇帝遣人迎藏進京。幸勿猜疑。

大皇帝詳設藏所集之事。加恩返回。

威命令威瞻仰。

天顏。藏現在坐大輪船由海路行走。至遲於七月二十四日。可抵直隸海岸。是以迅咨貴院。惟望貴院慮而後言。如使俄國斯大鄰國不和。至於為敵。則

貴國諸多有礙。如此奏聞。

大皇帝。慮兩國和好之通。不傷且固。職在船教候。回咨為此不行。
己丑。黑龍江將軍奕。出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敦德。奏閏五月初三日。有夫人五名。駕船駛至。初六日。
有夫人男婦二十一名。駕船各載糧械。道出黑河口東行。
是晚有夫官才枯幅帶人多名。分駕船隻木筏四串。後帶。
糧械。駛抵霍爾托庫。停歇。留走人船隻木筏。餘皆東行。初。
十日。有夫官瑪雨爾。帶人駕船。駛抵卡所傍人。陟阜瞻望。
登舟開行。其霍爾托庫留居走人。是日即毀籬蓋房。大量。
地基陸續有走人多名。駕船載糧。先後駛至卡所。少停即。
行。後復有夫官帶男婦二百餘名。駕船自下游駛入黑河。

二十四日。有夷官帶人駕大輪船。二十五日。有夷官帶男婦二百餘名。二十九日。有夷官帶男婦三十餘名。六月初一日。有夷官帶男婦八十餘名。駕船各載糧械牲畜。順游下往。所有人船。非謂奇咭貿易。即稱開吞一事。並使烏蘇哩口。佐領報稱。有夷官牙拈幅。帶人駕船木筏。駛至江右停泊。登岸毀拜。欲在圖勒密地方。建房安站。該員屢阻。而夷官不允。又准黑龍江副都統等報稱。閏五月初十日。有夷人五十餘名。駕大輪船。由江面同行。阻止未肯停留。該夷在海蘭泡一帶蓋房。已有五十四所。迨十四日。有夷官五名。帶人駕大輪船。並大小船隻。駛至黑龍江傍岸。詢

據吏官述稱。押帶人船糧械。駛至市口等處建房。十五日。吏官帶人百餘名。分駕船隻木筏。載銅礮二十五尊。十九日。有吏官帶男婦三十餘名。駕船。又有吏官七名。帶男婦十八名。二十一日。有夫人三十餘名。二十二日。有夫人男婦七十餘名。二十四日。有吏官帶男婦十六名。二十六日。有夫人九十餘名。二十九日。有夫人十一名。六月初五日。有吏官帶男婦子女一百五十餘名。初八日。有首領商人。迷開查男婦二百餘名。初九初十等日。有吏官帶男婦子女一十餘人。駕船各載糧械貨物牲畜。紛紛下駛。十二日。木哩斐岳幅。帶同吏官四十餘人。駕船回行。又據報稱。小

黑河也對岸。現蓋房九十餘所。木哩斐岳幅啟行後。海蘭
泡房間拆毀。移向大黑河屯另行搭蓋。據此。查該處始而
分布江左。今則紛至沓來。潛在黑河口以下。江右烏蘇哩
口之圖勒密地方。強立窩棚。展布圖式。所稱之奇咭貿易
者。地近東海。偵探尤難。現當人船蟻集。惟飭各要隘添兵
防察。嚴禁交易。

夾山等又奏。密飭總管馳抵黑龍江城。詢悉木哩斐岳幅
定日起行回國。遂備曉諭清文一件。趕駕輕船。駛至大黑
河屯。定日渡江。與夷使接見。該員等以消語囑令夷官通
事。傳諭夷酋。謂中國與爾國和好。其地原以外興安嶺為

界五年間。爾國人船於間吞屯蓋房留兵。聲言堵禦。嗾夷借由中國地方行走。中國大臣未肯入奏。容隱至今。復在海蘭泡蓋房。高欲通商。是強占中國地方。並非堵禦。嗾夷。恐非爾國王之意也。通商一事。亦須行交理藩院。况從前祇有恰克圖一處。道光三十年。人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從前一處通商。相安無事。今塔爾巴哈台。即有爾國商。合擅殺它金民人。以致報仇燒毀園子之。未必肯再加通商之處。至吉林黑龍江地方。寒苦民情。兇悍。爾等當即早將人船撤回。若久居此地。不敢不據實奏聞。似時定由理藩院行知爾國。查明何人搆釁。爾國王必當懲辦。至

純送禮物。中國法制森嚴。曷敢收受。爾等應將本意真情告我。先生猜疑等語。據俄使囑通事迭赫。奉伊國王之命。由薩納特衙門。行文理藩院。二載於茲。未接回音。近因防堵。突。在黑龍江松花江左岸蓋房守禦。不敢擅拆。惟江左七戶。求移江右。所遺田產。按公備償。該總管諭以村屯世代安居。在在不能遷移。而夫肯若以來。人取多。請飭沿江屯戶。准與夫。人換貨。置買之物。官為經理。所有堂司禮物。仍求代為轉遞。該總管諭以通商一事。斷不可行。至堂司禮物。不敢代呈。該夫肯連稱行期。俟。今冬明夏。復來。再見。言畢作別而去。又有夫。人六名。駕駛航駛。至黑龍江。

成倍。據稱木哩雙岳幅。飭將銀茶壺一把。八音盒一個。送與大人。該總管各以不收。收受。該吏以及即或不收。暫存。俟木哩雙岳幅來時。再為交還。並求借馬匹。該總管恐致激變。隨即應付送往。但此物權且存庫。復據報稱。通有旋回。美官帶中船十八隻。駛至黑河屯。停泊。即將前存禮物。婉言囑託帶回。遂稱伊國人船行止。祇占江左。惟精奇哩房地。與伊等切近。祈將屯戶早移江右。免失和好。查該夷著人。能送拒之。至再堅不携回。今推將原物囑交。而又請移居屯戶。其為占地久居。似無疑義。請來人船。隨載食糧。內地尚無接濟情事。惟有密禁軍民。私與交易。

給俄囉斯咨文。

為再行開導。以昭兩國和好。事竊查兩國相交。各有定例。遵行有年。咸豐四年夏間。忽有俄吏許多船隻。由黑龍江下游。前赴東海。聲稱防堵。喚夷。知照卡倫。當經黑龍江官首。念兩國和好。全數放行。乃船隻至閩各等處停泊。在彼建房居住。五年夏間。木哩斐岳。偕帶多船下駛。經過黑龍江。損壞船隻。經本處幫助修理。冬間。爾國官兵百餘名。由閩各地方旋回。行抵黑龍江時。守凍絕糧。不能行走。本黑龍江。念兩國和好。資助米鈔馬匹等物。併將患病之人。留養復元。由陸路送回。和好之道。無微不至。去歲夏秋。

之間人船又復下駛。前往闊吞等處。在距黑龍江八十里之海蘭泡地方。船隻淺阻。留人五百名。令瑪爾爾管束。將淺船撞出。亦經允許。迨詢及海蘭泡地方建造房屋。即將物件湖漲。俾為存晒而設。俟秋間旋回。即將房屋拆毀等語。及至九月。瑪爾爾會言。轉稱奉國畢爾那托爾到文。全將房屋暫毋庸拆。俟本年冰泮時。闊吞人等。全數旋回。再為拆毀等語。屢次稟請前來。奉大臣等。因兩國和好。只得允許。今本哩雙岳福親身帶領人船。並未與奉大臣晤面。徑行越過首垣。次日又復旋回。在海蘭泡地方住宿。乘夜蓋房多間。及至遣員往詢。竟不停止。又復饋送禮物。並

言欲仿照哈克圖彼此通商等語。本大臣等。燕商請示兩
省將軍。經兩省將軍派出大臣。欲見木哩。艾岳幅。恐傷兩
國和好。復行開導。本大臣等。以中國與爾國和好有年。並
無嫌隙。向以外興安嶺為交界。咸豐五年夏間。忽有爾國
若許人。船由黑龍江松阿哩江下駛。並在關谷地方蓋房
屯兵。惟以防堵。喚夫為名。假道中國。中國大臣。念與爾國
百餘年和好。不敢陳奏。隱飾不行。此次爾等。又在海蘭泡
等處。建築房屋。仍欲彼此通商。顯係強占中國地方。並非
防堵。喚夫。不料中國以忠誠待人。爾等轉不遵舊章。任意
妄為。若謂爾國。若有險。何以未由薩納特衙門。行又理藩

院似非爾國君之意。至彼此通商一事。應由爾國行文。理藩院奏請。呈懇爾等一言。本大臣即能率奏也。况向止恰克圖一處通商。道光三十年間。又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實為

大皇帝厚惠。豈可屢行請。且從前一處通商。百餘年相安無事。今又增添兩處。即有塔爾巴哈台流民。爾國商人。擅殺吃金游民。結怨焚園之事。至今尚未完結。中國本因和好如恩不意反生口角。嗣後豈可再添通商之處。且吉林黑龍江等處。均係寒苦之區。並無出產。即有未熟菜蔬。僅數本處食用。何能售賣。至本地居民。性近桀驁。素好爭鬪。恐

謀利不遂。管束不嚴。互生嫌怨。致傷兩國和好。爾等應將人眾早為撤回。以全和好。若久居此地。則我等不敢不據實奏聞。

大皇帝即問各地方建蓋房屋之事。亦不得不為人奏。彼時理藩院必行大爾國查明何人從中起釁。致啟兩國爭端。爾國君諒必秉公重懲。至謂能送禮物不收。有違爾國之例。一節。中國定制。凡與外國商辦事件。有收受禮物之禁。其所以不合收受者。蓋因外國跋涉而來。理當優待。如私受禮物。責有攸歸。是以爾等所餽禮物。何敢違例收受。自可不必互相餽送。爾國畢爾那托爾故達定例四年之間。由黑

龍江上下往來。且於海蘭泡等處建立房屋。究欲何為。我
兩國和好多年。爾等自應以實情相告。彼此熟商。本大臣
等詳報上憲。斟酌辦理。以免兩國互相猜疑。安居樂業。方
可謂盡為臣之道。本大臣等。由通事傳說。恐難盡情。轉致
誤事。爾文官石沙木勒幅。既通曉清文。是以本大臣等。盡
情開導。爾國固舉爾那托爾。亦須用心籌畫。毋傷兩國和
好。聲明來意。繕寫清字公文。咨送本大臣等商辦。總以不
勞兵師。互無疑忌為要。為此咨行。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山。李鴻章奏。俄兵欲占江岸。並進旨曉諭。夫
首情形各一摺。該大船紛紛往還。人數多至千餘。且諭令江左

屯戶移居江右。其為圍占地方。已可概見。業經諭知理藩院。行
知該國薩納特衙門。將各處人船撤回。並以後不得仍在內地
行走矣。該夷首木哩斐岳。雖經放行回國。據稱仍欲前來。是
理藩院行文一節。該酋再來時。必已知悉。所有海蘭泡圍占屯
各事。業經入奏之處。亦不妨竟為宣示。告以爾等如此恣意行
駛。我等不收不據實奏聞。連圍占屯之事。亦已入奏。理藩院已
行知爾國查辦。爾等自當安靜遵行。不可仍前行駛。其要請通
商。及請移屯戶等事。即設法拒絕。體會議理藩院原奏之意。相機
開導。一面密為防範。嚴禁內地人等。與之交。勿至措搆該夷。止
占江左。並未道經右岸。另摺又稱。該夷欲占江右。究竟該夷建

房處所如霍爾托庫圖勒密布雅哩等處何處係屬左岸何處係屬右岸是否均係黑龍江所屬押有吉林地界小黑河屯對岸是何地名該吏移住建房之大黑河屯距海蘭泡闊屯道里若干精奇哩地方是否係黑龍江東轄所稱往奇咭貿易是否內地押係東海島嶼均著查明具奏理藩院原文著鈔給閱看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據黑龍江將軍等咨稱貴國人船來至中國地方在海蘭泡建蓋房屋聲言欲在該處通商經該處將軍等派員與木哩斐岳幅接見再三曉諭乃欲將精奇哩屯

戶移至江右。讓地與伊等居住。仍不肯將人船送回。並將所蓋房屋。移至大黑河。建蓋近日來船更多。中帶軍器。實堪詫異等語。查康熙年間。中國與貴國議立界牌。自格爾畢齊河河源起。至東海以外。與安嶺為界。山陽為中國屬地。山陰為貴國屬地。界址分明。兩國皆不得私相侵占。乃自咸豐四年夏間。貴國人船由黑龍江松花江上下行走。並在閭谷七地方暫住。彼時因貴國有防堵。英咭喇之說。不過暫借中國地方行走。是以該將軍未經奏聞。

大皇帝。今又帶領男婦多人。及小蘇軍械。先在海蘭泡建蓋房屋。聞復欲移至大黑河。聲言欲在此通商。是並非防堵。英咭喇。

欲占踞中國地方。查從前兩國通商。必須先行議定地方。始能建立貨園。今並未言定在黑龍江海口通商。何得擅自前來建造房屋。占住地面。恐此等舉動。皆係貴國屬下人等。任意妄行。貴國王知之。必當加以懲辦。為此咨行貴衙門。轉達貴國王。各守從前地界。即將海蘭泡等處人船撤回。以後兵船往他國者。仍在外海行駛。松花江內地。只可偶然借行。不可視為當行之路。閩粵亦不可留人住居。以全兩國和好之誼。查乾隆年間。中國屢次閉關停市。旋允貴國之請。復行開市。現在和好多年。斷不至照從前辦理。但今中國並無侵犯貴國地界之處。貴國亦當遵守。

成約。毋令屬下人等。前來占路。致開弊端。方為各盡其道。應由貴國薩納特衙門覈辦。即行咨覆可也。

癸巳。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景州防兵酌擬分撥。移紮天津。以資防範。接據文據。錢忻和稟報。兩次接見俄夷情形。業由該司等會同烏勒洪額。先後據實具奏。現在走船起碇。他往。仍欲回帆。聽候中藏臣測海疆緊要。自應加意嚴防。查天津兵馬齊集。團練亦極勇敢。先經督飭鎮道。豫備周妥。原可無須添兵。惟景州駐紮

盛京官兵五百名。本省官兵一百名。現在該處尚稱安靜。若

將

盛京官兵五百名。飭令候補副將連年管帶移紮天津。連年
曾署天津鎮總兵。于海口情形。向稱熟悉。幫同現護天津
鎮總兵岳克清。阿巡防。更為得力。

諭軍機大臣等。諱廷襄奏。擬撥景州防兵。移紮天津一摺。現在夷
船起碇。他往聲稱。本月二十日。仍在天津候信。茲已令理藩院
咨覆該使。臣善提雅廷。並咨行該國薩納特衙門。諒該夷重至
天津。不致別滋事端。所有景州防兵。移紮天津。不過藉資彈壓。
著諱廷襄。即飭候補副將連年。將盛京官兵五百名。管帶赴津。
幫同岳克清。阿嚴密防範。毋涉張皇。其本省官兵五百名。仍著
留駐景州。交遊擊文成管帶。以資巡緝。

人

諭。昨據直隸藩司錢忻和等奏。俄使使臣善提雅廷。駛至天津海
○堅欲投文。不得已而接收。代遞理藩院。據該衙門譯出該使
臣咨文。內有接壤地方。尚有未定界址。欲會商定議一節。中國
與俄羅斯地界。自康熙年間議定。以格爾畢齊河與安嶺為界。
成約具在。原無可議。咸豐三年。該使欲會查界碑。五年秋間。吉
林。黑龍江。庫倫。三處委員。與該使木哩斐兵幅會查。因該使不
遵舊制。未能辨結。據奕格等奏稱。惟烏特河一處。從前為兩國
公中之地。未曾分界。此時善提雅廷。奏津投文。仍以分界為詞。
已令理藩院行文咨復。特派大臣會同將烏特河一處勘辦。分

定界址。該使接到咨文。自必駛赴黑龍江邊。界着派奕山親往。與該使會晤。告以從前委員會議。因該國派員。議論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未定。今伊既係該國大臣。正可秉公查辦。以清界限。如該使別有要求。並著正旨拒絕。至該使臣到天津時。業經錢忻和。告以天津非邊界之地。不應來此投文議事。是以接待之禮。未曾豫備。今該使仗既至黑龍江邊界議事。應如何接待之處。必有成例可循。奕山務須不亢不卑。以符體制。理藩院給該使臣咨文。並著鈔給景瀉。奕山閱看。儻該使另有辯論。即照咨文之意答之。不致兩歧。

甲午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瀉。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敦德奏三姓副都統圖欽轉錄黑河口各員報稱六月
初三日有夫人駕船一隻自下游駛入黑龍江回行江左
薛爾古地方有夫人隨帶牛馬鞍轡車蓋房一所甚屬堅固
詢據夷目述稱在此建房永遠貿易六月初九日有夫人
男婦二百餘名分駕大小船隻道出黑河口東行又據黑
龍江副都統委員等報稱六月十五日有夫人分駕大船
由江而下駛阻之未肯停留據尾探差員回稱黑河口上
游觀音山夫人蓋房一所吃地室一所依爾哈地方夫人
隨帶中小船隻牛馬等物烏雲地方夫人吃地室五所聞
爾皮坡地方夫人建房六所又據界員回稱璦爾河夫人

蓋房五所。窩勒多河。夫人蓋房五所。霍勒馬勒地方。夫人蓋房五所。惟克薩城。夫人蓋房六所。平亞河。夫人蓋房五所。嘎努次地方。夫人蓋房二十所。烏魯蘇北面。夫人暫以樹皮搭蓋窩棚十一所。烏魯蘇西面。它地窰一所。又據精奇哩卡官報稱。時有夫人結夥在七遊行。十四日有三十餘人。駕船駛入精奇哩河。向上分竄。又有夫人帶男婦二百餘名。駕船自下游駛至大黑河。對岸停泊。又有夫人分駕木筏十串。隨帶糧食。順游下往各等情。查該夷原請五處屯糧。今增至數倍。且于薛爾古地方。率稱永遠貿易。而精奇哩屯。又時有遊行。是該夷任意攪擾。查黑龍江左

岸原駐有三十餘屯。惟精奇哩屯。現在相距俄夫占地切近。是以屢請遠徙。其為要故可知。祇可嚴密防察。待其動靜。並嚴禁各屬交易。

硃批知道了。

給俄羅斯咨文。

大清國理藩院為咨行俄羅斯國薩納特衙門事。前因貴國人船。有在海蘭泡等處地方蓋房居住之事。有違舊例。本院於七月初九日。行文貴衙門。轉達貴國主。將人船撤回。以敦和好。今有貴國使臣魯提雅遜。先在恰克圖來文。欲進京商議要件。查各國使臣來京。皆俾朝貢事宜。如欲會商。

事件。總在邊界地方。若到京城。難於接待。是以本院行文。恰克圖。告知善提雅廷。不必來京。乃善提雅廷。接到回文。仍往天津投遞。並言中國不加接待。因思兩國議事。須兩面言明。在何處地方會晤。方能豫備接待之禮。今中國並未約定。在天津議事。地方官無從豫備。該處本不應接收。外國文書。因念善提雅廷。遠來日久。該地方官。故將文書。咨呈本院。公同拆閱。如所稱回文。夫約一節。查四月間。善提雅廷來文。本言五月內。回文覆到。尚可等候。今回文於五月初五日。達到。固無要事可商。告以毋庸進京。並未夫約。乃善提雅廷。接到後。仍至天津。中國並未允其進京。夫

津又非向來行走之地。以至地方官無從知悉。並非簡慢使臣。所以不令來京者。因查成例。凡貴國朝貢使臣來京。將奏書齎至。

午門行三跪九叩禮。

大皇帝賞賜食物。禮遣回國。若尋常道送學生喇嘛人等來京者。另有相待之禮。今尋提雅廷。既無貴國奏書。自不便照朝貢禮節。且自稱頭等公。又不使照尋常相待。恐有簡慢。反傷交誼。此亦中國好意。本非猜疑。從前順治年間。貴國使臣不諳朝儀。致有却還貢物之事。迨從康熙年間起。來使如尼那賴來。奇佛禮。魏牛高宜禮。吧禮等。但係朝貢使臣。

中國從無疑忌。想貴衙門亦有案可查也。至於商議之事。普提推廷。先前並未言明。以致中國無憑答覆。今聞來文。一為尚有未定界址。應行會商。查兩國地界。自康熙年間。議定。以烏倫穆河相近之格爾畢齊河。及大興安嶺為界。當時立定界碑。永垂不朽。無可商議。惟查有烏特河一處。從前作為兩國公中之地。未曾分晰。咸豐三年。貴國欲會看界碑。曾令吉林。黑龍江。庫倫。三處各委官員。會同貴國來使查看。日久。未有查覆。今貴國既有大臣普提推廷。在此。本院已奏請。

大皇帝特派大員。會同普提推廷。將烏特河地方查看。分定界址。

可也。至海蘭泡。閩合屯。精奇哩等處。向為中國地界。所有木哩斐岳幅等帶領多人。自稱貴國差來。在彼蓋房占住。恐非貴國王之意。本院已行文知照。諒貴國必當查辦。以全交誼也。至言恰克圖貨物壅滯一節。貿易年衰年旺。本無一定。中國即有奸民滋事。亦遠在南省。與貴國貿易無干。况現在通商地方。又添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於中國毫無利益。實係

大皇帝格外優待體卹之意。貴國亦當知感。至英咭喇在廣州。因商賈爭端。致有起釁。廣東大臣自能查辦。中國用兵。向來不肯借外國兵力。至外國自相爭戰。亦與中國無干。如果

誠心和好。但須循照舊章。即為各盡其道。善提推廷所稱。要事。除烏特河處地方尚可會查分界。此外各事均無可商議。天津原非使臣應到之地。茲奉

大皇帝諭旨。因念使臣初次遠來。既准本院送款咨覆。又

令天津文武各官。俟該使臣起碇時。同往海濱相送。以盡賓主之禮。一面仍咨貴衙門查辦。以符定制。此後如再至天津。或別處海口。本院止能照例。仍由庫倫行文。不便再與使臣回文。中國以誠信待人。諒貴國亦必以誠信相報。此後各守成例。必能永敦和睦。相應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告知善提推廷。仍咨覆本院可也。

丁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謀來示而陳接見俄使情形該使所遞理藩院文內惟會勘地界一節成豐三年本有此議曾由庫倫吉林黑龍江三處各派委員會勘因該使任意狡辯未經定議今既重中前說尚可允其所請已特派黑龍江將軍奕山會同該使使臣將烏特河一處地方的量勘定其餘所請各條概行拒絕今將理藩院回文並給錢忻和兵免清阿副付一併由驛寄交該藩司等收明俟善提推延到津時即著錢忻和將發去理藩院文書派員往查船交明儘該使有詢問之處可即將理藩院副付給與閱看以見該地方官但投回文副內並無他語並

可告以奉旨。因普提雅廷係該國大臣。令天津文武親往海濱
送行。以盡賓主之禮。若問欵差何人。不妨告以黑龍江將軍奕
山。在彼等候會勅。此外概屬不知。設或普提雅廷託故不回。差
人來取回文。該藩司亦差人將理藩院回文付之可也。所有理
藩院回文底稿。著鈔給烏勒洪額等密看。

已亥。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伊犁營務處接據俄羅斯咨
稱。本處聞得貴國金夫。仍出卡在我們所屬地方挖金。貴
處已飭令撤回矣。旋又接准伊犁區蘇勒勒官咨稱。咱們連
依議定章程。兩邊民人通商有年。因路途遠販賣。路費甚鉅。
若由伊犁河裁船而運。人有便宜。自修船隻。運至我們買

易園子。可有卡倫官兵往返護送。不但與貴處無礙。彼此
有益等因。查卡外金廠。並無民人偷挖。所請造船運貨。其
情巨測。流弊滋多。斷不可行。前因奇沁卡外。查有該夷。均
順河沿折回而去。上月由該處退回。即以改由水道運貨
為請。似此蹤跡詭秘。必已藏禍心。原議該夷運貨入卡。人
數貨數。均由卡倫查驗放行。若改由水道。其人數貨數。均
無從過問。且西洋船製說真。在彼則易於藏奸。在我則難
於詰暴。至伊犁近年兵餉不敷。正賴糧價匪昂。僅該夷收
買糧石。由水道載歸。必至儲積空虛。彼時等其販運。通足
構成弊端。即該夷實因省費起見。而通商之始。所定章程。

豈可更強。今若曲從。恐咄咄。清請無已。比其事之斷不可行者也。且上年九月。該夷官回國。曾咨行西畢爾。並由理藩院咨薩納特衙門。迄今該夷並未回。又現在夷團貨物。販到者寥寥。此次咨文。其處心積慮。必有所在矣。惟是該夷通商事務。皆臣蘇勒官主持。前案未結。今咨所請各情。該國王是否知情。無從懸揣。是否由理藩院將臣蘇勒官此次來咨。與原議不符。以及上年代為進存貨物。積欠恐有傷壞。急應領回各緣由。一併咨會薩納特衙門。查明覈覆。照錄該夷來咨。並回復咨文。恭呈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伊犁營務處事。自兩國議定條約通商以來。迄今已逾五年。竊其情形。尚有未能推廣之處。查開市後。本國富商。至伊犁試行貿易。數年間。販運貨物。因路途遙遠。所費甚鉅。如欲免其折損。應將貨物價值增長。惟內地商民。由遠路運貨而來。所費亦屬不少。貿易時。本國貨物。又不能逐件增價。是以兩國貨物。多有窒礙。以致本國富商。連年停止貿易。裹足不前。且伊犁地方。與本國西錫畢爾接壤。此地通商。兩國商民。不無利益。本國商人在此試行貿易。不

能獲利。設其情由。並非貿易無成。第欲增價減商。免其運
貨路費。庶期易於銷售。須由伊犁河路運販。方有利益。其
運貨船隻。自行修造。業經請示本國上憲在案。如果本國
商人以船運貨。與內地商民陸路販運。兩無窒礙。並可免
勞。

貴國卡倫官兵。來往護送。但本國商船來伊。必須由

貴國邊界。仍照例由卡倫官兵。驗明本國印記。照數呈報。如
此辦理。與議定條約。亦無不合。惟自圖爾根屯。以東河面
係

貴國地方。本國商船。前往內地。貨圍既欲由彼行走。應與貴

地方大臣官員。先行商議。是以本國大臣。一面諭令商人。修造船隻。由河路行走。一面行知本官。即將此事與貴處。會議等因。相應遵照所諭。行文貴處。祈將此事詳細酌量。不惟與。

貴國邊界無礙。且與兩國通商。大有利益。如能照此辦理。則兩國二百餘年和好之道。益固矣。相應行知貴處。作速咨復。為此咨行。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覆事。昨據臣蘇勒官咨稱。遵照兩國掌權大臣。在伊犁議定章程。兩下民人。自伊犁開市以來。已閱五載。惟本

處貨物產區較遠。駝載路費過多。運至伊犁。必需貴賣。方
無虧折。若將貨物船載。由河路運伊。即可大有裨益。等因。
咨行前來。不過為謀利起見。自係與貴國商人有益。惟查
本國各處卡倫。原為護送往來人民而設。波羅呼濟爾卡
倫。又係兩邊商人往來必經之路。是以遵照定例。准其行
走。由來久矣。從前兩國大臣。議定章程十七條。亦指明波
羅呼濟爾卡倫為往來之路。雖別處卡倫。有路可通。亦不
准擅自行走。茲貴國欲造船載貨。由河路運販。自係與貴
國商人有益。但本處必須遵照定例。於沿河設卡。添派官
兵。往來護送。此項官兵。不惟徒涉勞苦。又須增加鹽菜銀

兩不克浮費。據洛文內輯。若由河路往來。可省本處官兵
護送之費。不過為省事起見。但本國向有定例。斷不能因
人更張。即如貴國。適有礙於定制之事。尚不能曲從。致傷
國體。况又增費乎。且從前議定通商。惟恐將來更改。是以
兩國大臣。議定章程十七條。表明永遠進行。自應恪遵。毋
論有無利益。均不得率議更張。况此事與本國有損無益。
今貴國率更舊章。是將奏准定制。視為具文。詳查咨來事
件。實屬有妨本國定制。此事斷不可行。亦不敢故違奏准
章程。理合咨行貴國。蘇勒官查照。轉致貴錫果爾。嚴辦可
也。為此咨行。

為谷行事。據伊犁將軍咨稱。貴國臣蘇勒官。向伊犁將軍
咨商。欲將通商貨物。由伊犁河內載船行運等語。查伊犁
地方。與貴國通商。已越五年。從前兩國議定章程。貨物均
由陸路入卡。每起人數貨數。均由卡倫查驗放行。並派弁
兵護送。立法原為盡善。今臣蘇勒官。忽欲由水路行走。查
從前定議。並無此條。兩國通商。全在誠信。方能經久。若任
意更張。將來必致有傷和好。此等舉動。想亦貴國屬下之
人。恣意臣蘇勒官所為。貴衙門未必知悉。相應據實咨明。
轉達貴國王。飭知該臣蘇勒官。恪遵成約。不可輕議改路。
儘任意欺行。或被伊犁官兵阻止。反于和約有傷。再上年

塔爾巴哈台代為運存貨物已由伊犁咨行西畢爾派人前來領取本院已經知照貴衙門在案迄今無人領取想所存貨物日久損壞相應一併咨行貴衙門速飭該管貿易之官即行派人前往收回相應知照貴國薩納特衙門裁辦可也

壬寅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直隸布政使錢坻和奏七月十九日接奉寄

諭並理藩院咨復奏首回文等件文謙

陛辭出都亦於是日亥刻馳抵大沽海口隨密行知會天津鎮道一體遵照並派委員弁巡哨現無走艇蹤跡該奏前起定

時曾有遲則二十三日折回聽信之言。一俟折回即將理藩院覆文送交。伏思該吏此次來津。意在聽候回信。然天津防範本可稍疏。本地紳民齊心團結。即使該吏得知。亦可見人心團結。隱消其北上之念。

殊此知道了。

甲辰。

諭軍機大臣等該省吏務日久未見奏報。甚深懸繫。前據華名琛奏新來吏商往散叮嚀地方。每以諭商議。尚未到粵。現在又逾兩月。究竟是否前來。此事必須速為了結。固不可稍涉遲延。革率從事。而日久相持。迄無成議。設或別生枝節。辦理又形棘手。

廣東民情物力固不難與之久抗。儻又如從前故事。任意駛赴上海天津。則廣東雖能自顧。而大勢總未了結。近日俄羅斯有船駛至天津。呈遞文書。以英夷之事為詞。是英夷之釁未平。即他國亦從而生心。且海關停市。將及一年。各省軍餉種種支絀。故督豈不知籌及著華名環。即將現辦情形。迅速具奏。總以及早定議。免致別生變故。為上策也。

戊申。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前任貴州市政使。又據直隸布政使錢忻和奏。本月二十六日。據護天津鎮總兵報稱。探得該夷使。仍乘駕大輪船。駛至攔江沙外。尋碇。該弁詢問。據稱。因連日風潮甚大。以致逾期。該弁當將已有回文告

知○即○有○委○員○送○來○隨○派○員○將○回○文○送○往○該○委○員○等○於○二十
七○日○乘○潮○出○口○距○行○未○數○里○風○雨○驟○至○糊○江○沙○外○風○狂○潮
猛○該○委○員○等○頭○目○眩○暈○水○手○等○亦○因○風○大○漫○無○把○握○屢○次
駛○傍○夷○船○俱○為○風○潮○所○隔○不○得○已○轉○帆○折○回○進○口○伏○思○夷
酋○此○次○復○來○並○未○別○有○夷○船○隨○至○似○不○至○另○存○他○意○俟○風
雨○稍○止○即○將○公○文○送○往○

殊○此○知○道○了○

善解夫物始深卷之十六

